



【岁月留痕】

外婆的老屋

□张路宽

2010年,著名画家、中国美协理事、吉林画院院长谭全昌教授来到我的家乡,被誉为“海上大寨”的大鱼岛村采风创作,我有幸结识并陪伴先生多日。

一天早上,先生写生归来,兴致勃勃地对我说:“今天找到了个好题材——斑驳陆离的老屋,很有感觉啊!”边说边得意地把早上的写生作品放到我的眼前。

看到先生的作品,我先是一愣,继而长长的沉思。眼前的这所房子,有岁月的沧桑,有祖辈的印记,更有我童年美好的回忆:这不正是外婆的老屋吗?

由于父母都忙,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随外婆度过的。外婆家就在大海边,高高的石台下是绵长的沙滩和碧蓝的海湾。白天,我追逐着海浪,逮鱼摸虾,大海是我最好的玩伴。夜晚,海浪轻轻拍打着沙滩,那曼妙的节奏伴我笑着入睡。哪一天若没有了海浪的声音,我反倒是睡不着了。冬来,大海把储存了一夏的暖徐徐送来,让你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冬的寒意;夏来,大海又把被冬冷过的风徐徐吹来,让你凉爽无比。

外婆的老屋连同屋前的这片海,让我的童年那么灵动,那么富有诗意。

最难忘的是,在1974年或1975年,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《渔岛怒潮》,外景地就选在外婆屋前的这片海滩。拍摄的那几个月里,我就像是过年一样,跟着摄制组东跑西跑。早上拍渔民出海,我便一夜不睡,盼着天亮。天刚蒙蒙亮,便悄悄爬起来,拿起衣服向码头跑去,生怕去晚了人家散场了。晚上拍夜景,我晚饭也顾不得吃,就坐在沙滩上傻等。

记得有一次夜景需要拍月亮,可那天烦人的云老是遮着月亮,迟迟不肯散去,急得我屡屡用手驱赶,惹得众人哈哈大笑不已。摄制组的一个年轻人被我的虔诚打动了,轻轻拍了拍我的脸,掏出两颗大白兔奶糖塞进我兜里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个人就是著名导演吴天明。当年,他是这部电影的场记。后来,他拍摄了《老井》《人生》《没有航标的河流》等许多蜚声中外的大片。

《渔岛怒潮》拍摄结束后,外婆这所老屋一直是人欢马叫,笑声不断。此后二十多年里,在它的房前屋后,又相继拍摄了《牛角石》《海上明珠》《瓜熟蒂落》《笑破情网》《海上生明月》等众多以渔村为题材的故事片。

如果说我有点儿艺术细胞的话,肯定是生活在这老屋中被潜移默化的结果。后来,我从外婆的老屋走出来,从生我养我的渔村走出来,从一个文字工作者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,不能不说是老屋故土对我的滋养。

沉思良久,我对谭先生说,谢谢您,您画的是我外婆的老房子,老人家已经故去了。

谭先生也沉思良久,慢慢拿起笔来,对写生作品认真地进行了再创作,并饱含深情地题写下《外婆的老屋》,郑重地递到我的手中……

【人生笔记】

“老百姓”,可以为自己骄傲

□孙振邦

有一个词,叫“老百姓”,听起来姿态是放得很低的。后来觉得,“老百姓”其实是放到陌生城市中仍然能生存下来,却感受不到落差的一群人。也许是因为较低的期待,他们用朴实的劳动托起了所谓的“富贵”和“才华”。

去年,我去广州参加我至交好友的婚礼,入住了机票自带的酒店。酒店价格实惠,入住群体们普遍收入不高,大厅只能容纳几张沙发和一个茶几。闲时我和一位出外打工的大伯聊天,过程很愉快。依稀记得他说,这一生从建筑施工到室内装修,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,给远在西方的儿子置办了房子、娶了媳妇。我当时算了算,少说也要八十多万呢。我本以为他六十岁了,结果他告诉我的真实岁数比我想的还要小一岁。记得他背的行囊很简陋,裹了很多行李,与我有些朋友们精致、具有增值潜力的“包包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同样是装东西的包,区别咋那么大呢?交谈过后的那一夜,我只睡了一个多小时,休息得很差。因为酒店的装修简陋,淋浴花洒水流的力度,远远不如我平时出门居住的酒店。广东的冬天也没暖气,屋子里轰隆隆的中央空调排气扇不停吹着,可干燥的暖风仍然不如地暖舒服。墙壁有些泛黄,空气中有些霉味,小电视也收不到几个频道。第二天,酒店大巴拉着我们去地铁站时,我观察身边那些背着行囊的打工仔,他们好像休息得很好,个个精神饱满。

同样的条件,富裕的人感受不出好,穷人享用起来觉不出苦,是不是物质的丰盛造成了富裕的人感官知觉的残缺呢?

行文到此,我忽然想到了与妻子婚前去乌镇的那次旅行。我们订了高铁票从杭州行至嘉兴桐乡,又坐着一辆小面包七拐八绕才抵达乌镇。乌镇分东栅、西栅。那会儿赶上“十一”假期,人挺多,去西栅途中必经木心美术馆,东栅则有茅盾故居。

茅盾先生是1896年出生的,1931年写出小说《子夜》。三十五岁的他写出的是历史划痕,谱出的是时代之音,展现出作者与身处的时代、环境和阶层对话。《子夜》中,在波诡云谲的大上海,吴荪甫在惊涛骇浪的资本市场上交易公债,最终折戟沉沙、空空一梦。吴荪甫的妻子林佩瑶,一个读“莎士比亚”,受新学堂教育和古典浪漫骑士精神熏陶的怀春少女,在与吴荪甫结合后,成为了上流社会的金丝雀。但林佩瑶心中的“白月光”是那个武艺高强、外形英俊的雷鸣。雷鸣为博得佳人倾心,不辞而别,从军入伍,成为了出色的团级军官参谋长。可二人重逢时却相顾无言,雷鸣送了林佩瑶一朵白玫瑰花和一本书。二人彼此遵守着中华传统道德操守,谁也没越雷池半步。文章最后,林佩瑶与吴荪甫的对话让人听了心疼。

“佩瑶!赶紧叫他们收拾,今天晚上我们就要上轮船出码头。避暑去!”

“那不是太局促了么?可是,也由你。”
略一发问质疑,然后笔锋一转由攻转守,由重到轻,落点“也由你”三个字。林佩瑶此话一出,即能看见黄浦江畔明事理、也懂情理的闺秀柔情。茅盾的文字功力也得到了展现,书内书外的故事,都诞生于乌镇水乡;关乎才子佳人,也关乎人文浪漫。

然而,从广州到嘉兴,这两段旅程的回忆总让我感到,人世间不乏差别,但也有相通之处。打工的大伯很普通,却有着人生的满足,而明星人物林佩瑶,却也有种种“求不得”。这又是一种对比,且如此鲜明。

像我写作的电脑,是哪条流水线生产出来的,途经了哪位工人的手?我脚下踏着的地板,又曾经滴过多少师傅们的汗水?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了生计奔波,那些面目平常的“老百姓”与我素未谋面,可无形中仍然以商品为媒介,与我形成服务关系。我从未看到过他们,也对他们少一些关心,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根本离不开他们。我甚至试图离开他们,比如下次去广州要选一家更好的酒店,下次去乌镇一定要开着家用车而不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,这是我的虚荣所致。

南怀瑾说:“一世当官九世牛。”意思说,在轮回的假设里,一世当官所亏欠老百姓的,要用九世做牛来偿还。所以我想,假如我的后代会以概率论中“正态分布”的趋势逐渐成为普普通通的老百姓,到那时,一定不要自己瞧不起自己,要自己为自己骄傲。

“老百姓”是可敬的。之所以受人尊敬,是因为奉献本身便是真正的施恩。老百姓是最该受人尊重的,因为他们书写过历史,也推动着现在。

【行走记忆】

春天的约会

□孔红岩

春风十里,人间芳菲。我们齐聚泰山,共赴一场春天的约会。与松石相拥,与天地相融,一路走来,回味无穷……

来之前以为登泰山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情,实际感受却恰恰相反。五个小时的徒步登山,其间略有休憩,体力便可恢复如初。大概是因了我平日里经常穿梭于单位附近潜力无穷的周边大市场,打下了好基础。

南天门下,人流如织。印象中的十八盘,窄而陡峭,两边是铁链子,铁链外是悬崖峭壁,恐高之人是万万不敢上的。现如今,虽然陡峭,却拓宽了许多,且两边修葺了半人多高的护栏,增添了不少安全感。

爬山沿途,自然而然地留意到路两边琳琅满目的小吃摊。想起年少时爬泰山,爬到一半左右又渴又饿又冷,实在爬不动了,在路边喝了一碗十元的热乎乎的小米粥,顿时激活了体内的每一个细胞,接下来一口气到山顶。这碗小米粥有力量啊,当时的十元钱足够一个人一周的生活费了。

一山有四季,过了中天门我就明显感觉到凉风习习,更确切地说,是冷风飕飕的。即使同在龙门附近,有穿短袖、短裤的,有穿长羽绒服、军大衣的,体质不同,因人而异。从山底到山顶,我背着一件薄羽绒服,虽未穿,但也起到了护背的御寒作用。一位同事几年前曾问我,转职有何感受。当时回答他四个字“冷暖自知”,这也道出了初转职场半年的切身感受。犹如小马过河,虽然河水的深浅是固定的,但会因参照物不同而有不同的答案。人的经历不同,承受力不同,自然感觉就不同。

到达山顶准备在神憩宾馆午餐时,回眸一瞬间,我竟被栏石外的景色迷住了。不独是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,更是惊叹那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云雾缭绕的山峰里,飘过一对泪眼相望的神仙眷侣。恍如梦境一般,又如童话里的故事,熟悉而又陌生。似幻似真,让人痴迷。两情相望,唯有祝福!

泰山行,一生情。期待再聚首!心中有约,不见不散。

【落英缤纷】

花开风自来

□张嫚

烟雨朦胧中,独步登上原山,观石海,登长城,感受大自然的洗礼。

“南有石林,北有石海”。据记载,4.4亿年前这曾是一片汪洋,现已幻化成一片石海秘境。放眼望去,那大块坚硬且光滑如磨的顽石,静默站立在雨雾中,不言不语,不悲不喜,单是这份静默,便足以治愈我们柔软的灵魂。“沧海有时尽,故人终难寻。”念精卫填海之力,亦抵不过这时过境迁、沧海桑田。

齐长城绵延起伏,错落隐现于山峦之中。人间四月芳菲已尽,古城墙头满是春。据说这曾是孟姜女哭长城的地方,一城起万骨枯,美人泪已干涸,在这血泪浸透的断壁残垣中,滋养出老根新芽。绿藤蔓浓墨重彩地攀附在绵延的城墙上,山桃花、杏花、梨花星星点点密布。远看大气磅礴,近看小家碧玉,年年岁岁,相伴相随。“我与春风皆过客,你携秋水揽星河”。曾经,这里烽火狼烟照亮天空,而今,它宛如龙脉闪耀东方,无需言语诉说,一半温柔,一半雄伟,闪烁着时代的荣光。

沿着曲折山路返程。刚欣赏了山顶那“山寺桃花始盛开”“树头新绿未成阴”的生机勃勃,转眼山下,那粉嫩的、火红的、雪白的、“千朵万朵压枝低”的花精灵们,一瞬间已被一场春雨浇灭,泼上一大片一大片的绿,恍如一场梦的幻灭。只有低头看到满地落花,才确信它着实轰轰烈烈绽放过。

“花谢花飞飞满天,红消香断有谁怜”。面对落花,总让人怜爱得不知所措,是应该像黛玉葬花,质本洁来还洁去;或是将它随流水远行,寄予谁家;还是袖手旁观,任其风吹雨淋,腐烂成泥?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,或许,它们沉淀在泥土中,已变幻成另一种形态,在一棵树、一株花上世代轮回、流淌。

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。又何止人不同,一朝花开,一夕花落,亦是一代终结,所以她们才绽放得如此飞扬跋扈、温柔热烈,每每途经一朵花的盛开,会感受到生命得无所顾忌。花自开,我自赏,风自来。